

一州之所負其惠自溥

王鐸

王鐸爲京兆丞時李贛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斛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都下識者

皆服鐸之察事鐸卒以此大用

徵賤徵貴每以物情之盈縮爲度焉有非產米之地而可以言糴者乎王公自是透達時務之士

孫夢觀

孫夢觀知寧國蠲逋減賦無算浮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方句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

流涕

以去畱爭之固可寬民旦夕之力然常賦豈得以一味寬恤爲計

趙開

趙開初除成都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例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使人人具曉繇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

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旣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

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
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
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
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
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
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
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
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
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

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
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
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初宣撫司獲僞引三十
萬盜五十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
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黥
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
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
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
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

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財利之源，當出於一。此是理財第一義。民力已竭，獨權貨稍可救一時之急，非深識時務者不能爲此言。○大較國家理財一事，非得之于經營，則取之于徵課。經營爲宇宙流通之利，非妙有心計者不能徵課。爲小民剝肉之輸，必大有善政者乃得。故云：善政得民財，今欲民財而不先言善政，吾不知之矣。

章服

章服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萬斛之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贏錢卽以代辦，民甚德之。

缺餉是最棘手事，若單爲豪民奸胥所乾

沒猶是易處

趙必愿

趙必愿知崇安縣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束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方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貢田助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

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歷知全常台處四州一循祖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必愿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早聞家庭忠孝之訓故所立卓然可稱

催科列三等意在緩徵以惠民恐終不免踰期者多若助役之法至今人人言之而格不可行總之不如厚其值以催役爲便

趙不息

趙不息知開州有鹽井舊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時以比循吏

鹽利倍入郡計用饒有此乃可以嘉惠一方

范成大

范成大知處州松楊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媿乎因推

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傭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

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范公助役之妙，在自定名次，而有司勿預，不然強半入黠胥積隸之手。

胡順之

胡順之爲浮梁縣，邑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枳，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納，前縣

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令與爲讐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逆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十六已上，盡痛責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

敢請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

妙在先一怒又妙在後一召弄奸豪於股
掌間○頑民逋賦每令良吏感額捐心此
輩法無可施故當治之以術

許庸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
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
役雖輕省趨事當均况於工鉅費多尤宜
調適

葉衡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
於倍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
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
於此

此法惠貧民之意甚佳然上四等何以甘
心爲五等代輸

王艮

王艮再調峽川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浙行省掾

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良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掎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良言。凡爲舡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于行省，未報而克敬爲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良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浙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爲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斤。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實寡而強之多，主計若此，可爲一歎。

董搏霄

董搏霄爲於潛守，至正中，軍興輸輓方急，乃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

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此短運法也。余每謂轉餉一事，多積不如常通，長輸不如短輓，一人之力，山徑險仄

之地，負米四斗，日行五十里，其力已疲，而接踵手授，卽數百回而猶不倦，事逸而功倍，今黔運荆楚之力竭，董公之議，儻亦當事者所樂聞乎。

鄒伯顏

鄒伯顏爲崇安尹，崇安爲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十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

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爲四方最。

此法卽今均田均役之意，然亦時有空礙難行，非獨在間左任役之苦，正在間右均役之累，所以立法惟在便民，事固難言也。

許楫

許楫爲勸農副使，時商挺爲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

數千頃荒野，西北郡邑，何地無之，立屯收穀，設法而力行之，此萬世之利也。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諉道沮，久不至郡。

應徵爲立期日，首輸者爲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此增減一法，勝于敲扑。

汪綱

汪綱初知暨蕭二邑，歷浙東提刑，並有異政。改知紹興，兼安撫浙東，訪求民瘼，疏浚蕭山運河三十里，創碑江口以止漲沙，甃石通途，凡十里中爲施水亭，往來稱便。諸暨十六鄉瀕湖，諸鄉賴以溉灌，勢家多侵湖爲田，水壅不得去，雨稍

多輒汎溢，歲爲諸鄉害。綱奏奪侵田，不徇請托。湖始復舊，備緡錢三萬，歲爲築塘費，塘始永固。郡臨海道，密邇都畿，軍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專教習之，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增繕甲兵，緩急始有備。舊有經總制稅名四十二萬，其中二十五萬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據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宿弊始革。綱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

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

大有經營、大有風力、亦大有識見、

李叔正

李叔正遷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以事委之、叔正卽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一言而定、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訾服、卑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

立法密而用刑嚴、是清查第一義、

周仔肩

周仔肩爲鄞丞、律已廉介、科役均平、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具宣德意、立義役法、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賤物力之厚薄、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詣有司、

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

此法最爲便民，然今條鞭之法行，而受役者無所事，惟於民間重大之役，一人一家力所不堪者，善師其意而推行之可也。

吳惠

吳惠知永興縣，永興風俗素鄙，惠以化導爲急，俗遂丕變。陞解州知州，州輸邊儲，挽運甚勞，惠立貧富三等法，且聽其附載貨物，以易粟上倉。

費煩減半，輸亦告足。民歌曰：吳父母，恩何溥，昔憔悴，今鼓舞，乃刻石頌德。

以貨易粟入廩，此法誠便，但受粟之處，較出粟之地，其價相去昂甚，安所得易粟而輸之？今惟南都米商湊集，或可以此意一行之。

况鍾

况鍾守蘇州，自以忠直簡在上心，故凡利于民，知無不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

擬奏求減焚香草疏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
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
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遞年包荒之糧
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
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
董漕歲取民舡五百艘免買舡米十五萬一千
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濶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
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辯
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

六千七百戶凡所施行皆綱紀大務時境內大
旱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
間轉輸北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
僦車船之費羨餘皆爲所匿迺議別糧頭以分
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
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爲
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損
于民每遇水旱輒發餘米賑之全活數十萬人
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

需索其綜理甚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民
至今受其賜

如此減省以養民力乃是造化生成之手
若自鉅而細綜理無所不密而事乃不煩
且易行尤不可及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
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
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

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盡
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
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
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
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繇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
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
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
者皆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
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

民權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
囤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
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贖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
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
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備。

何鑑

何鑑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運戶攬納
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請

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運戶，四充運
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泊耗米若
千，並付總部收支，回縣稽算，重徵之弊遂革。又
歲貢茶一萬五十斤，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舡
軍無統記，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攘竊。滛腐歲
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顧
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隸兵火甲，積年漁食
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
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二童，捧薯蕷五束，茶

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稟。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

何公少年登第。而畱心民瘼。直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器局何可及也。所以卒爲名臣。

王汝績

王汝績知絳州。絳土陝民繁。產薄稅重。績尤善處事。先時賦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負緣爲奸。民茹其毒。績分爲次第。但書片紙爲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輸。將不敢後。州租卒歲遠輸。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績則布帛。氈裘。諸物。任民所齎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

布帛氈裘。任民所齎。辦租固易。然何以輸遠。

楊繼宗

楊繼宗知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而會計催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不堪。繼宗廉知其害。迺併於秋。糧中徵之。後總會秋稅。歲得羨餘。卽移以補夏稅之。

額民至今德之。

可爲計糧省徵之一法。

何文淵

何文淵以顧佐薦擢知溫州府。淵至首以民之利病爲念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旣而禁

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淵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無輸銀之苦。

今鈔法竟不行矣。百年之政迥已不同。何況前古。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

無不願者。於是爲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役有輕重不等。今三吳有一役而傾家者。此法恐非爲差解者言。不然。捐者一而省者可千百。民何苦而不爲此。

張淑勵

張淑勵知歷城縣。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凶歲。民無所自活。邑田瘠。稅腴。民多逃徙。淑勵第坵畝。履原隰。視土媿惡。以登下其賦。百姓始不以磽瘠爲子孫憂。往供億。轉置舊委。諸編戶歲終得代。其產蕩然。淑勵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器業儲粟。得轉相爲用。百年敵政如洗。民不重困。

度支在官。使工賈無以乘緩急。此管子理財法也。

陳恪

陳恪居官。不矯爲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松。辟蕪。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歸籍者五百餘。

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

墾粟以償虛賦真是實政

齊柯

齊柯爲温州瑞安令邑故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柯爲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

親爲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使有漏而以田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供應諸費悉取俸祿自是創爲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未幾新例下大丈天下各田獨瑞安從容按故籍對

方瑞安令履畝清丈之時民情定自囂然至天下俱丈田而瑞安反有先事之豫所以事貴獨斷

牧津卷之四十一目

救荒

第五訪

鄭默

舒仲應

王方翼

員半千

令狐文公

王曾

三見

富弼

王旭

張詠

十四見

趙抃

五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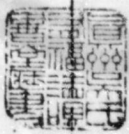
范仲淹

五見

文彥博

二見

馬亮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滕元發

二見

程師孟

曾子固

二見

程垵

二見

范純仁

六見

蘇次參

畢仲游

二見

蘇軾

七見

張密

辛棄疾

司馬旦

吳遵路

陳堯佐

五見

蘇耆

范諷

洪皓

王隨

王恬孫

鄭剛中

袁燮

黃裳

四見

孫覺

李紳

葉夢得

劉彝

馬光祖

王致遠

黃震

諳都刺

黃珂

三見

周濟

李昂

樂護

邢宥

牧津卷之四十一

救荒

明山陰祁承燝輯

第五訪

第五訪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饑民待命，頃刻生死攸分，發粟賑饑，如乳母之哺嬰兒，啼聲方至，母懷已開，更何處可容思維擬議，有意惠民，已落第二念，况能計及于一官之得失，一方之利害哉，後人慎毋以前賢擅發為噉名也。

鄭默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與我共此民者，惟二千石乎，急民發粟，原非矯制，乃後世反借以為美名，則盡失古人救民之意矣。

舒仲應

舒仲應為沛相，歲大旱，江淮間民相食，袁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以一

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

賑荒不待報而發廩者不可勝數惟仲舒奪軍以與民非有機權膽力者不能○袁術卽能轉念爲重名計亦一智漢

王方翼

王方翼爲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值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盈居之

全活甚衆

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如富弼令樵採打魚之類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濬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賃民間蘆蕩或柴篠之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應細民之用做方翼所爲亦是一法

員半千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令
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之。薛元
超讓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
俄舉岳牧。

一尉政自難。

令狐文公

令狐文公守兗州。時境方旱，米價甚高。延吏至
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
舊價若十，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
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暫一言之，可畧平一時之騰踴，然轉盼仍
復倍增，此必須有一實善以及民，乃可。

王沂公

荒政第一須嚴此禁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
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笞而
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
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

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聚黨脅取卽難以盜論如法然此風斷不可長如上言儲廩是乃長策。

富弼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給以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洎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弼卽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散中、大爲粥食之、饑民聚而爲疾疫、及相踏死者
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
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
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救荒無奇策、爲賑貴早、爲法貴肅、爲制貴
條次有序、惟文忠之法、出于一片至誠、能
使人人盡力、所以爲難、公自言勝二十四
考中書、其所快于心者遠矣、

王旭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蠶
熟、一千輪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
便、今行于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買絹、或曰預
買始於旭也、

和買病民、新法之害、卽貸錢償縑、亦僅可
荒歲偶以此爲救饑、則可、不然、縑日積而
錢日空、後將何以應之、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

者數百餘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忠定凡事皆有勝算，妙在寬嚴相濟，先後得着。

趙清獻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路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以增爲減，此平糶第一妙法。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踊，斗許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仲淹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宗。

按救荒莫過於通糴，通糴莫先於聽價。此趙清獻知越州時所榜通衢，令有米者任其增價。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二公皆祖管子之意。○興工役以濟饑民，是亦救荒一策。近代何公喬新賑山西，餽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敷華賑楚，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皆得古人之用心。

文潞公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平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夫惟不與之爭故能得其平妙在不限其數今之平糶以升斗限民適足爲市僧資

馬忠肅

馬忠肅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糶令民轉粟以相賑足朝廷從其言

留漕以濟民難乎爲上轉粟以相賑則上下俱利

滕元發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時准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